

西 示 流

永 夜

GOOD MORNING,
MIDNIGHT

Lily Brooks-Dalton

〔美〕莉莉·布鲁克斯—道尔顿——著 袁宁——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漂流

永夜

GOOD MORNING,
MIDNIGHT

Lily Brooks-Dalton

〔美〕莉莉·布鲁克斯一道尔顿——著 袁宁——译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永夜漂流

[美] 莉莉·布鲁克斯-道尔顿 著
袁宁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夜漂流 / (美) 莉莉·布鲁克斯-道尔顿著; 袁宁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6
ISBN 978-7-5596-1978-5

I. ①永… II. ①莉… ②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5929号

Good Morning, Midnight

by Lily Brooks-Dalton

Copyright © 2016 by Lily Brooks-Dalton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Zachary Shuster
Harmsworth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United Sky 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8-2549 号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·任 菲
责任编辑 夏应鹏
特约编辑 任 菲 钱 卫
美术编辑 晓 园
封面设计 汐 和

未
UnRead
—
文艺家

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
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字 数 157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8 印张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5596-1978-5
定 价 49.80 元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未读 CLUB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(010) 5243 5752 (010) 6424 3832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
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致

戈登·布鲁克斯

我奋力挣脱黑暗，缓慢地，苦痛地，
我在那里，他也在那里……

——琼·里斯

日光终于回到北极圈，将灰蒙蒙的天空染上炽烈的粉红色纹路。奥古斯丁站在屋外，等待着。过去的这几个月，他不曾感受过天光抚摸脸颊。玫瑰色的光辉在地平线上蔓延，渗入冰蓝的冻原，扫过雪丛，投下靛青色的阴影。曙光升起，有如一面烈烈燃烧的火墙，柔和的粉红色渐变为橘色，又化为绯红色，一层一层地燃尽厚重的云彩，直到整个天空都燃烧起来。他沉浸在这片静谧的柔光之中，肌肤隐隐刺痛。

天空在入春后仍阴沉沉的，倒是不太寻常。这座天文台选址在此，看重的正是这里晴朗的天气、极地稀薄的大气层，以及科迪勒拉山脉的高海拔。奥吉¹走下天文台外的水泥台阶，沿着峭

1 奥古斯丁的昵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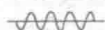
壁旁开凿的小道，走向坐落在山脉斜坡上的附属建筑群，从中穿过。当他走过最后一幢建筑时，太阳已经开始沉落，色彩也渐次褪去。昼夜匆匆交替，前后不过十分钟，甚或更短。被积雪覆盖的峰峦连绵起伏，一路奔向北边的天际。低缓平坦的莽莽冻原则向南边无限延展。心情舒畅时，这片单调而广袤的景色令他怡然自得；心情低落时，他则陷入疯狂。这片土地对他漠不关心，他却无处可去。他甚至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

以前过另一种生活时，环境也经常令他感觉格格不入。每逢产生这种感觉，他便会用软革行李箱打包好一切，重新找一个去处。这个行李箱并不算大，但整齐地摆放着他的生活必需品，还留有一些额外空间。他从来不需要搬家卡车、气泡布或是欢送会。当他决定要走，不消一个星期便会离开。研究生毕业后，他先是在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担任研究员，初涉死亡恒星的研究，后前往南非和澳大利亚，以及波多黎各、夏威夷、新墨西哥等地——他追随着最先进的望远镜和最庞大的卫星阵列，它们有如面包屑一般散落在世界各地。尘世的干扰越少越好。对奥古斯丁而言，向来如此。

大洲与国家对他而言毫无意义；能令他动容的只有天空，只有大气层另一侧的那些事物。他恪守职业道德，自信满满，取得过开创性的成就，但并不满足。他从未满足过，以后也永远不会。他渴望的不是成功，也不是一时的名声，而是名垂史册：他想要像切开一个熟透的西瓜那样解密宇宙，赶在同事之前排列好乱糟糟的瓜子，让他们瞠目结舌。他想用自己的双手握住多汁的

红色果肉，量化永恒的本质，回望时间的初始，一瞥世事的源起。他希望被铭记。

然而，已经七十八岁的他，现在却在这里，站在北极群岛之巅，立于人类文明的边缘——毕生工作将至尽头，他却只能注视着自己的无知，满脸苍凉。



巴伯¹天文台建造于此，成了山脉的延伸。钝重的望远镜从穹顶内赫然伸出，傲视方圆数英里内的所有事物，像个看守人一般审视着绵延的山脉。向南约一英里的地方，有一条飞机跑道和一座停机库。那里的冻原被一辆从格陵兰岛空运过来的推土机填实、铺平，用反光的橘色旗帜标记出来，沿线的地灯已经不亮了。停机库空空如也，跑道也已荒废。最后使用跑道的几架飞机来这里接走了基地的研究员，而一年多以前从文明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条消息，与战争有关。

基地中储藏的物资足够十几个研究员驻守九个月：有一桶桶的燃料、非易腐食品、净化水、医疗用品、枪、渔具、越野滑雪板、带钉防滑鞋和登山绳。对奥吉而言，这里的研究设备多到用不过来，接收的数据几辈子都处理不完。对于现状，他还算满足。天文台位于基地正中央，周围是分散排列的宿舍、储物间和

1 巴伯峰（Barbeau Peak），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（Nunavut）埃尔斯米尔岛（Elesmere Island）的最高点。

娱乐室。基地中要数天文台的结构最为坚固——毕竟，里面的超级望远镜是其他一切存在的原因。环绕天文台的附属建筑简直完全称不上是建筑——更像是一座座为了吃喝、睡眠和储藏而搭建的防风挡雨的帐篷。巴伯的标准科研奖学金项目持续时间为六到九个月，但在人员撤离前，奥古斯丁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两年，现如今都快三年了。项目吸引了一批勇敢的年轻人，他们大多刚读完博士，迫不及待地想赶在学术生涯彻底禁锢自己的人生之前挣脱它的束缚——哪怕只是短暂的一阵子。奥古斯丁瞧不起这些书堆里的研究员：只晓得一大堆理论，却少有甚至毫无实用技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找出一个他不鄙视的人，于他而言也是难事。

他眯着眼睛望向地平线，透过厚重的云层只能依稀分辨出下沉的太阳，被科迪勒拉山脉参差不齐的轮廓线切成两半。这会儿已是三月下旬，正午刚过，极夜终于离开了这片荒凉的土地，白日将逐渐延长。刚开始是缓慢的，每次只有几个小时的阳光在天际线处窥探着。然而很快，子夜太阳¹便会冉冉升起，让群星暗淡无光。待明媚透亮的夏日过后，他将迎来被暮色笼罩的秋天，然后是冰蓝沉黑的冬天。但此时此刻，他想象不到比眼前更令人快慰的景色了：夕阳柔和迷蒙，栖息在地平线附近，光芒流溢，洒落在低洼的冻原之上。

奥古斯丁在密歇根州长大，那里的冬天来得温柔轻悄：初

1 子夜太阳（midnight sun），南北极圈极昼期间午夜可见的太阳。

雪如粉似末，雪堆轻柔绵软，冰锥子生得长而尖利，末了便开始滴答滴答地融化，流淌成一股清泉。而在这里，一切都坚硬无比，荒凉无比。不曾消融过的巨大冰架，从未解冻过的大地，一切有如钻石锋利的边缘那般无情。午后的天空，余晖渐渐退去，他看到一头北极熊横跨一道山脊，奔向海洋狩猎。奥吉希望自己能钻进它那厚实的皮毛里，将自己缝进去。他想象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：顺着长长的鼻腔，低头看到像主餐盘一般大小的爪子，躺下滚来滚去，感受千磅重的肌肉、脂肪和皮毛紧贴着冻土。从冰孔里一把抓出一只环斑海豹，用力一掌将它拍死，将牙齿埋进它的血肉，撕咬热腾腾的脂肪块，然后蜷在洁净纯白的雪堆里，心满意足地入睡。无须思考，只需本能。有的只是饥饿与困倦。赶上合适的时节，则还有欲望。但永远没有爱，既不会怀有愧疚，也不抱任何希望。仅是一只只图生存、不求反思的动物。想到这里，奥古斯丁感到好笑，但他没有嘴角上扬的习惯。

对于爱，他并不比北极熊懂得更多。他从未理解过。从前，他曾依稀感受过比爱程度稍弱的情感——羞愧、遗憾、怨恨，抑或嫉妒——但每每如此，他便会仰望天空，让敬畏之感冲刷掉先前的情绪。只有宇宙才能激发他内心磅礴的感情。或许，他感受到的是爱，只是他从未有意识地称之为爱。他废寝忘食、一相情愿地眷恋着的，是交织着虚空与完满的整个宇宙。没有余地也没有时间浪费在一个相形失色的情人身上。他宁愿如此。

他最后一次对人产生爱恋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那时他三十多岁，还在新墨西哥州索科罗市的研究所工作，他让一个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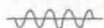
聪明的漂亮女人怀上了孩子。她也是科学家，正在写博士毕业论文。奥古斯丁第一次见到她时，觉得她真是美得无与伦比。当她告诉他怀孕的消息时，他想到他们俩的孩子，感到一星温暖的火花升起，像是六十亿光年外一颗新星诞生时的那一刹闪烁，确凿无疑，美丽万分，可在抵达眼前时却已衰微，不过是一道余晖罢了。所以这并不足够。他试图劝那个女人打掉孩子，但遭到拒绝，之后他便离开了北半球。他在赤道以南生活了很多年，对于这个没有能力去爱的孩子，他受不了离她太近。很久之后，他终于费尽心机地打探到孩子的名字和生日。她五岁那年，他给她寄了一架昂贵的业余天文望远镜，六岁那年送的是一颗天球¹，七岁那年送的是卡尔·萨根²签名的第一版《宇宙》。下一年，他忘记了她的生日，但在她九岁和十岁生日时，给她寄了很多有关实用天文学的学术巨著。再后来，他与女儿断了来往，与她母亲也失去了联系。他曾在多个研究所任职，那块月岩标本是他从其中一个研究所的地质部连哄带骗弄来的，作为十一岁的生日礼物寄给了她，结果却被退返，标着“查无此处”。对此，他并不在乎，决定不再深究。这场寄送生日礼物的游戏本就不明智，是他清醒、理智的生活中偶尔感情用事的一段小插曲。此后，

1 天球 (celestial sphere)，天文学中为研究天体位置和运动而引入的假想圆球，根据天球中心的设置，分为日心天球、地心天球等。

2 卡尔·萨根 (Carl Sagan, 1934—1996)，美国著名天文学家、天体物理学家、宇宙学家、科幻科普作家，行星学会的成立者之一。《宇宙》(Cosmos)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享誉全球的电视系列节目《宇宙：个人游记》的同名书籍。

他便很少想起那个出色的女人和她的孩子了，直至最终彻底忘记了她们。

北极熊信步走向山脉的另一端，它的身影慢慢被大雪吞没，最终从视野中消失。奥吉缩进派克大衣连衣帽里，将拉绳系紧，收紧帽口。寒风凛冽，呼啸而过。他闭上眼睛，感受着鼻息里的薄霜，脚趾在羊毛袜和厚重靴子里麻木地移动着。他的头发和胡须在三十年前就已经雪白，但在下巴和脖颈间还残存着几丝顽固的黑色毛发，仿佛衰老过程只进行到一半就停滞不前了。他已经老迈，比起出生，更接近死亡，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走得太远或是站立太久。然而，在那个冬天，他觉得自己异常衰老、枯朽，仿佛开始萎缩，脊椎慢慢弯曲，浑身的骨头也缩聚成一团。他开始失去时间观念，尽管这在无尽的漆黑冬夜也无可厚非，但他的思考也逐渐散失了。他像是从一场梦境中醒来，不确定片刻之前自己在想些什么，走过哪些地方，又做过些什么。他试着想象自己作古之后，艾莉丝会怎样。然后他克制自己，试着不去在乎。



当他回到控制塔时，天空中的颜色已经褪成一片晦暗的深蓝。他用肩膀使劲儿抵开沉重的钢铁门。比去年更费力了。随着季节的轮转，他的身体似乎越来越脆弱了。他身后的门被大风吹得猛然关上。为了节省燃料，他只开了天文台顶楼的暖气。那是一个长长的房间，里面放着他最宝贝的仪器，也是他和艾莉丝睡

觉的地方。低楼层及附属建筑群中一些能让生活更舒适的物品也被搬来这里：两个感应电磁炉，用睡袋和高低不平的单人床垫做成的睡铺，一套不完整的餐盘、锅子和刀具，以及一个电热水壶。奥吉每向上爬一步，都不得不休息一下。爬上三楼后，他关上身后楼梯间的门，以保持室内温度。他慢慢脱下层层冬衣，一件一件挂在墙上一长排挂钩上。对一个孑然一身的男人来说，那些挂钩未免太多了。他把两只手套分配给两个挂钩，脱下的围巾也挂了上去，将衣物铺开挂在衣帽架上。也许这么做是为了让房间看起来不那么空旷——让周围空间布满自己的痕迹，这样一来，叫嚣着的孤独仿佛被冲淡了不少。另一头挂着几件法兰绒衣物，也就是一条长衬裤和几件厚毛衣。他努力解开派克大衣上的棒形纽扣，拉开拉链，将大衣也挂了上去。

他没见着艾莉丝。她很少说话，但偶尔会轻轻哼唱自己创作的小曲儿，旋律似乎与穹顶外呼啸的风声遥相呼应，仿若一支大自然的管弦乐曲。他驻足聆听她的动静，但杳无声息。大多数时候，奥古斯丁看不到她，因为她没有移动，所以他仔细检视房间，寻觅她微微眨动的眼睛，追寻她低柔的呼吸声。天文台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还有望远镜和冻原。差不多一年前，最后一批平民研究员被转移到最近的军事基地，又从那里飞回家乡与家人团聚。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毁灭性的灾难，但所有人的说辞都仅限于此。其他研究员没有向救援人员询问具体情况，他们只是匆忙收拾好一切，遵循着救援团队的指挥。但奥古斯丁不想离开。

在大家打包研究所的东西之前，来此转移科学家的空军部队

让大家在所长办公室集合。上尉报出所有研究员的姓名，指示他们何时及如何登上等候在跑道上的“赫克”飞机。

“我不走了。”奥古斯丁被叫到时这么说道。其中一个军人笑了起来。科学家当中则响起叹息声。起初，没人把他的话当真。但奥古斯丁并不打算改变主意。他不想像牲口一样被赶上飞机——他工作在这里，生活在这里。就算没有其他人，他也能照样过下去，等一切准备妥当，他自然会离开。

“不会再有回程了，先生，”上尉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“任何留在基地的人都会被困在这里。你要么现在就跟我们一起走，要么就永远别想离开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奥古斯丁说，“我不走。”

上尉细察奥古斯丁的神情，看到的只是一个疯狂的老人，疯得都说胡话了。他有一副野生动物般的面容：裸露的牙齿、直立的面部毛发与直勾勾的眼神。上尉有太多事情亟待处理，没时间与不讲道理的人争论。有太多人需要担心，太多仪器需要运输，却没有太多时间。他忽略奥古斯丁，结束了会议。解散后，趁其他研究员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间隙，他将奥古斯丁拉到一边。

“洛夫特豪斯先生，”上尉语调平静，但明显没好气地说道，“这是个错误的决定。我不会强迫一位老人家上飞机，但你相信我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不会再有回程了。”

“上尉，”奥古斯丁甩开这个男人搭上的手，“我明白。现在，你给我滚开。”

上尉摇摇头，看着奥古斯丁昂首阔步离开，猛地关上所长办公室的门。奥古斯丁退避到天文台的顶楼，站在朝南的窗前往下看。其他科学家拖着背包和行李箱在帐篷和附属建筑之间来回奔忙，手里捧满了书本、仪器和纪念品。几辆荷载过重的摩托雪橇在山地间上下穿梭，时而加速，时而减速，开往停机库。奥吉看着这一切。科学家们开始慢慢下山，走向跑道，直到只剩下他一人。

停机库建在冻原上目力不及的凹陷处，飞机从那里起飞，奥古斯丁看着它消失在苍白的天空中，发动机的隆隆响声也随悲号的冷风消散。他站在窗前良久，任由孤独感在意识中沉淀。最后，他转过身，背对着窗户，环视控制室。他把同事们遗留下来的工作推到一边，重新调整空间来适应自己的生活，只有他一个人的生活。“不会再有回程了”，上尉的话在突如其来的静谧中回响。他努力消化这样的现实，试着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意，但这个想法有点过于确定，过于壮烈，不宜深想。真相是，没有人为奥古斯丁守候，他也无处可回。这样的事实，无须提醒他就心知肚明，至少在这里是如此。

直到一两天后，他才发现艾莉丝。她藏在一间空宿舍里，蜷缩在一个裸露的下铺床垫上，像一件被遗忘的行李。他眯眼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这么小，大概八岁的样子，奥吉不太确定。她那几乎深黑的头发打着卷儿团簇着，垂落在她瘦弱的肩膀上。她有一双圆溜溜的浅褐色眸子，好像同时看着很多方向，周身不动声色地防备着，像一只警觉的动

物。她一动也不动，他差点儿以为她是光下的幻觉，接着她动了一下，床铺的金属框架在她身下嘎吱作响。奥古斯丁揉了揉太阳穴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，”他自言自语，“起来吧。”他轻轻挥手，转身离开。她一言不发，跟着他回到控制室。在烧热水时，他丢给她一袋果脯和坚果，她全都吃了。他又泡了一包速溶燕麦粥，她也吃完了。

“这太荒唐了。”他喃喃道。而她依旧沉默不语。他递给她一本书，她一页一页翻着，他也不晓得她有没有在读。奥古斯丁埋首于自己的工作，试图忘掉这个来历不明、令人为难的小女孩，他甚至想不起来是否曾经见过她。

肯定有人会想起她，这毫无疑问——随时会有人回来带她走的。肯定是因为救援时慌乱，产生了什么误会，才导致她被遗忘在这里：“我以为她跟你在一起。”“什么？我以为她跟着你呢。”然而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也没有任何人回来。第二天，他向位于埃尔斯米尔岛最北端的阿勒特军事基地发起无线电通话，但是毫无回应。他又扫描了其他频率——所有的频率——当他扫描频谱时，一阵恐惧袭遍全身。业余无线电波沉寂无声，紧急通信卫星发出空频的嗡嗡声，甚至连军用航空频段都毫无声息。就好像这世界上的无线电发射台一个也不剩了，抑或再没有任何人使用它们了。他继续扫描，还是一无所获，有的只是静电声。他告诉自己，这是因为故障干扰，比如一场风暴。他明天再试。

可那个女孩呢——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问她问题时，她

只是带着疏远的好奇表情盯着他，仿佛他们之间有道隔音窗户。她似乎是空洞的：一个虚无缥缈的女孩，头发凌乱，眼神严肃，不会说话。他像对一只宠物那样对待她，因为除了带着笨拙的善意，把她当成另一个物种来对待，他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也喂她食物；想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对着她说。带她去散步，给她东西把玩或是研究——对讲机、星座地图、在一个空抽屉里找到的发霉的百香花香囊，还有一本《北极野外指南》。他尽力而为，虽然他知道还不够好，但她终究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他也不是那种会收养孤儿的人。

那个昏暗的午后，太阳升起后又再次沉落，奥古斯丁找遍了她所有常待的地方：像只慵懒的猫咪一样藏在睡袋下面，坐在一把带轮子的椅子上旋转，在桌边用一把螺丝刀拨弄一台损坏的DVD播放机的内部，透过肮脏的厚玻璃注视绵延无尽的科迪勒拉山脉。哪儿都看不到她，但奥古斯丁并不担心。有时候她会躲起来，可只要他不在身边，她便不会走得太远，总是不一会儿就会出现。他由着她藏在躲猫猫的地方，让她保留着自己的秘密。这儿没有洋娃娃，没有图画书，没有秋千，也没有一件能称得上是属于她的东西。只能让她有所保留，这样才公平。此外，他提醒自己：他其实真的不在乎。



已经连续数周漆黑一片了，距人员撤离也将近两个月了。在某个漫长的极地冬夜，艾莉丝打破沉默，问了奥古斯丁一个